

文化伴錦

面對豐子愷對杭州雲片糕的讚譽，施蛰存卻抱怨故鄉的茶食今不如昔：「從前都是松子雲片，後來變成胡桃雲片，而現在則又一變而為果肉雲片矣。從松子而降為果肉，此趣味寧不愈趨低級哉！」他嘆息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傳統文化在西化浪潮中的日益式微。

喝茶與飲酒的感覺不同。前者是安靜、私密的，後者則要熱鬧、群眾性些。周作人讚賞的喝茶境界是「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飲，得半日之閒，可抵上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這是文人對悠閒、豐腴精神生活的追求。

喝茶不能不提茶食，也就是佐茶的小吃。廣式飲茶擁擠、鬧猛，蝦餃、榴蓮酥、蘿蔔糕流水般端上桌來，琳琅滿目，讓人眼飽肚鼓。四川人泡茶館、擺龍門陣也妙，一碟瓜子能消磨大半天時光。不過，江南文人的茶食文化更講究清淡、優雅、寧靜。

周作人摒棄瓜子，不外是嫌它吃起來聲音嘈雜，還留下一地渣滓，殊不「雅馴」。施蛰存則對揚州的餡肉不以為然，因為「以肉佐茶，流品終有點介乎清鄙之間，不很得體」。那豆製品如何？汪曾祺建議，在揚州茶館等包子出鍋時，可以先喝茶、吃燙乾絲，既消磨時間，也調動胃口：「一種特製的豆腐乾，較大而方，用薄刃快刀片成薄片，再切得細絲，這便是乾絲。講究一塊豆腐乾要片十六片，切絲細如馬尾，一根不斷。乾絲在開水鍋中燙後，滲去水，在碗裡堆成寶塔狀，澆以麻油、好醬油、醋，即可下箸」。過去他父親「常帶一包五香花生米，搓去外皮，攜青蒜一把，囑堂倌切寸段，稍燙一燙，與乾絲同拌，別有滋味……乾絲噴香，茶泡兩開正好，吃一箸乾絲，喝半杯茶，很美！」

乾絲有燙、煮兩種吃法。同為美食家，「北方佬」、滿清皇室子弟唐魯孫喜好的乾絲較豪放，在葷素各類湯頭中，他最欣賞雞皮，說它「芳而不濡，腴而不膩」，脆鱸「酥鬆爽脆」，也得他的歡心。汪曾祺卻主張「燙乾絲味要清純，煮乾絲則不妨濃厚。但也不能攪螃蟹、蛤蚧、海蠣子、蠔，那樣就是喧賓奪主，吃不出乾絲的味了」。施蛰存乾脆說乾絲「叫來時總是一大盤或一大碗，倒像是把茶杯誤認做酒杯，儼然是叫菜吃酒的樣子，不很有悠閒之趣」。

江南文人青睞的茶食，在茶不在食。以食佐茶，不得填飽肚子，而在配合、增添清茶的韻味。茶食得量少、味淡，否則就如周作人鄙薄的「滿漢餡饽」或「阿阿兜」（台語「外國人」）吃的黃油麵包下午茶了。同理，施蛰存推崇杭州西園的茶乾：「小小的一碟，六塊，又甜又香又清淡，與茶味一點沒有不諧和的感覺」，是滿目的西洋「朱古律、葡萄乾、果汁牛肉之流」中「碩果僅存的中國本位的茶食」。而周作人則讚美日本的點心，說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於茶食的資格」。

如果以上聽來太「精英」甚至矯情，呼朋喚友，和小夥伴一起吃乾絲也不妨。但周作人提醒要掌握時機：「乾絲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工，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箸，最為合式，因為一到即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即撤去，怒形於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茶食小道，值得現代文學大家寫了又寫，一再提起嗎？周作人理直氣壯，稱「一國的歷史與文化傳得久遠了，在生活上總會留下一點痕跡，或是華麗，或是清淡，卻無不是精煉的，這並不需要誇耀什麼，卻是自然應有的表現」。他鄙薄北京「太寒儉，枉做了五百年首都，連一點細點心都做不出，未免丟人」，而蘇州「茶食精潔，布置簡易，沒有洋派氣味」，一家人「圍着方桌，悠悠的享用」，可見物資充裕，生活安適，在他這樣「看慣了北方困窮的情形的人看去，實在是值得稱讚與羨慕」。

富足的生活才會精細。茶食反映國計民生，體現文化價值，值得吃，更值得寫。

文史叢譚

要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要「一刀萬副唐僧肉」，應「對中間派採取統一戰線政策。」

兩人對唐僧的態度何以如此懸殊？竊以為，前者的本質是文人，看了劇中的唐僧不顧孫悟空的勸阻，一而再，再而三地受騙上當，竟至「咒念金箍鬧萬通」，接著又將這位忠誠不二的徒兒打發回花果山，最後自己成了白骨精的囊中之物之後，便理所當然地生發出了將唐僧一刀萬副的念想。而毛澤東卻不同了，他是開天闢地、運籌帷幄的政治領袖，對事物的看法自能高屋建瓴，不同凡響，所以很快就能感覺郭老的那篇《毛澤東與高屋建瓴》。肉到毛詩的當天，又重寫了一首七律，將「一刀萬副唐僧肉」改成了「僧受折磨知悔恨」。這個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的一九六一年。今後若有人仿效古人寫詩話，千萬記得將這樁佳話收進去啊！

燈下集

蘇諸公的不滿，倒不如說心扉的華章。趙郎的如此見解與其說是對韓

詩人理念未盡同

鄭延國

今人郭沫若寫了首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內中有句「一刀萬副唐僧肉」。毛澤東讀了之後，覺得不妥，立馬和詩一首，稱「僧是慈悲慣可訓」。意思是說，要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要「一刀萬副唐僧肉」，應「對中間派採取統一戰線政策。」

兩人對唐僧的態度何以如此懸殊？竊以為，前者的本質是文人，看了劇中的唐僧不顧孫悟空的勸阻，一而再，再而三地受騙上當，竟至「咒念金箍鬧萬通」，接著又將這位忠誠不二的徒兒打發回花果山，最後自己成了白骨精的囊中之物之後，便理所當然地生發出了將唐僧一刀萬副的念想。而毛澤東卻不同了，他是開天闢地、運籌帷幄的政治領袖，對事物的看法自能高屋建瓴，不同凡響，所以很快就能感覺郭老的那篇《毛澤東與高屋建瓴》。肉到毛詩的當天，又重寫了一首七律，將「一刀萬副唐僧肉」改成了「僧受折磨知悔恨」。這個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的一九六一年。今後若有人仿效古人寫詩話，千萬記得將這樁佳話收進去啊！

馮進

說一下：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盤踞廣州的桂系軍閥要改組軍政府，架空大元帥孫中山以阻其護法，對堅定支持孫中山的海軍總長程璧光深為忌恨，時任代理廣東督軍的莫榮新乃遣刺客於二月二十六日狙殺程璧光於海珠島對岸之渡頭。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二月，在程璧光遇害兩周年之際，其銅像立於當年犧牲之處附近（有人說該處在舊永安堂大廈前工人塑像下）。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建「海珠公園」；戎裝按劍挺立之程璧光銅像，成為吸引遊人觀覽憑弔的景點。

不想這美麗的海珠島，因城市發展需要而被迫退隱。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建新堤時將島與岸之間約三十米寬的水道填平，島陸連成一片，海珠石也就在爆炸聲中消失……

海珠石雖已消失八十餘年，但「海珠」之名卻長久留在這個城市的記憶裡。海珠橋、海珠橋、海珠廣場、海珠區和曾經有過的海珠大戲院、海珠花園等等，都會多少勾起廣州人對這塊奇石的懷念和聯想。

表過海珠石的「前世」，再表它的「今生」。如今擺在海珠廣場的六塊海珠石並非假古董，而是昔日巨礁炸後的殘餘。事緣二千年初，沿江西路進行深度開挖，以鋪設排污大管道，無意中發現巨石，確定為原海珠石的石根，引起轟動。市長林樹森前往察看，指示要加以保護，建成景點；後又主持會議制定海珠石的保護和開發規劃。但開發海珠石是一個浩大複雜的工程，涉及大型排污管道改造、建下沉式通道和巨量資金籌措等問題，有專家表示異議，開發規劃遂告擱淺。市政府表示要保護石根，但十多年過去，似無人再提起。正當人們已全然淡忘的時候，海珠石卻突然出現在市民面前——有關部門採取了拆衷的辦法，把殘留於地下的海珠石挖出來，分兩組擺放在原海珠石附近。如此既保存了文物，又增一新景點，讓人們重睹消隱多年的海珠石的真容，雖非全貌，也是件好事。可惜景點牌上文字過於簡略，只提及海珠石的傳說，沒說明海珠石何以重現於此，觀者不明此石的來歷，就不免生疑了。

江勵夫

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珠江秋色」，主景為海珠島一帶江面；明代此景稱為「珠江晴瀾」，亦為八景之一。「晴瀾」謂江闊潮湧而成瀾，在日光照耀下蔚為壯觀。蓋珠江潮流湍急，遇海珠石及附近之「七星礁」（有七塊礫岩石）更激波瀾怒湧。

南宋時海珠島得到進一步開發。番禺人李昂英微時曾在慈度寺旁搭茅屋發奮讀書，雅名「得月閣」。後來他果然「得月」，殿試欽點為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辭官歸里後捐資重修海珠慈度寺，增其舊制，擴大規模，在其原讀書處築得月台，另有丹露台。登台東望有向陽台，西望有憑虛亭。由於李昂英名氣大，以慈度寺為中心這一帶，遊人日衆，遂成名勝。

明朝海瑞曾遊海珠寺觀龍舟競渡，其《海珠寺》詩云：

南海驪龍不愛珠，水心擎出夜明珠。雲流上下天浮動，月浸空潭地有無。兩岸文花搖彩檻，千艘橫渚散飛鳧。即看佛寶連金界，全勝仙人弄玉壺。

清代王士禎也有詩句記競渡的盛況：

海珠石上柳蔭濃，隊隊龍舟出浪中。一抹斜陽照金碧，齊將孔雀作船篷。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日本人森清太郎以其在粵十五年遊歷考察所得，寫成《廣東名勝史迹》（又名《粵古稽真》），以日文在日本出版，這可能是最早向外國介紹海珠石的書，扉頁有六榕寺主持鐵禪題詞「卧遊」，書中敘及海珠石的自然風光、神奇傳說及人文歷史，特別提到程璧光銅像的建立及程遭暗殺事，這兩件事發生於作者成書前一年和前三年，當為著者所親見或親聞。關於程璧光被刺案，筆者這裡補

人生在線

人體在新陳代謝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質，其中從呼吸道排出的就有二氧化碳、氨等，比起大小便的廢棄物來，毫不遜色。讓人在門窗緊閉的十平方米房間內看書，三小時後檢測發現，二氧化碳增加了三倍，氨增加了二倍。故緊閉門窗的時間越長，室內二氧化碳濃度越高。高濃度的二氧化碳會使人頭昏腦脹、疲乏無力、噁心、胸悶。

皮膚為人體器官之最，它包括毛髮、指甲、皮脂腺、汗腺等附屬器官。通常，一個成年人全身皮膚的總面積為一點五至二平方

米。據計算，成年東方人的皮膚重量佔體重的百分之八，西方人可佔到體重的百分之十以上。皮膚作為人體最大的器官，也是最大的排污出口，經它排泄的廢物多達一百七十一種。英國科學家曾對室內塵埃進行了測定，發現塵埃中百分之九十的成分竟是人體皮膚脫落的細胞。皮膚的外面是表皮，平時，它不斷地在死亡，也不斷地從表皮的內層新生出來，死亡脫落下來後的表皮細胞，就是皮屑。就這樣全身的表皮經過二十七天左右就會全部換上一件「新衣」。科學家測算：人的一生中約有十八公斤的皮膚要以碎屑的形式脫落下來。其次，還有大量的毛髮、頭皮屑等脫落廢物。另外，經汗液蒸發的尿酸、尿素、鹽分、皮脂腺的分泌物等等，皆從

海 珠 石

江勵夫攝

弟弟餵了兩個池塘的泥鰍，塘子中間是一塊空地，有幾分地吧，種了一地的香瓜，香瓜成熟時，我去老家散散心，順便去吃香瓜。

碧盈盈的池塘中間，香瓜葉有黃有綠，黃的是老葉，葉邊都被太陽曬焦了，捲了起來；綠的是嫩葉，生機勃勃，綠得可愛。瓜葉底下，是一個個滾圓滾圓的香瓜，有大有小，大的有小瓷碗大小，黃黃的，已經成熟了，散發着撲鼻的香味；小的乒乓球大小，青青的，正在生長，等待成熟。忍不住，摘了一個黃香瓜，用紙巾稍微擦一擦，咬一口，又香又甜，三下五去二，一會兒就吃光了。弟弟說：「你揀熟的儘量摘着吃。」又摘了一個，吃了下肚，感覺飽了，一飽百不饑，實在吃不下去了。

我記得，小時候生產隊裡的香瓜地，品種多，有九道梨、面和頭、甜兒脆、黑狗爪、滑皮瓜等，吃起來口味各異，有甜有面，有脆有香，那時，我們小夥伴割青，中午不回家，約好去偷瓜，專偷面和頭，面和頭又大又面，吃飽了墊肚子，一下午也不餓。弟弟告訴我：「那時品種多，產量低。現在我種的香瓜品種，秧子短，結瓜多，產量高。」說完，指着遍地的香瓜給我看。我看到，有的香瓜被什麼啃了半邊，面目全非，瓜瓢散落出來；有的僅僅被咬了幾口，實在有點可惜。我問弟弟：「這是怎麼了？」弟弟說：「是給刺蝟吃的。」他指南邊河堤說：「河堤林密草盛，那裡有很多刺蝟，夜裡就來偷吃香瓜。」

我說：「你不能下藥餌藥嗎？」弟弟說：「刺蝟吃老鼠，是益獸，吃幾個香瓜無所謂，我不能藥死它呀。」我這才想起看過一本書，書上介紹說，刺蝟屬於哺乳小動物，棲居山地、森林、草原、農田、灌叢等地，晝伏夜出，取食老鼠、蝸牛、毛毛蟲、甲蟲等，兼食草根、瓜果等。弟弟又和我說：「今天你不走了，晚上來捉幾隻刺蝟玩玩。」

吃過晚飯，我和弟弟各帶一隻大手電筒，來到弟弟看塘小屋，小屋也通了電，因為要捉刺蝟，沒開電扇，也沒亮電燈，熱得一身汗，蚊子硬朝身上撲，一拍就是幾隻蚊子，弟弟說：「稍微忍一忍，一會就有動靜。」沒有月亮的夜晚，星星在天上眨着眼，魚塘裡的泥鰍不住地噉喋，蝲蛄兒也在甜蜜地歌唱。

弟弟歪着頭諦聽着，忽然，他小聲地對我說：「來了，來了。」我一聽，存不住，突然躡出小屋，揷亮電筒。強光射到瓜地裡，還沒等我靠前，那一隻隻小刺蝟，「突突」地鑽進瓜秧裡，跑得無影無蹤。

弟弟說：「你不能急，掐準了，電光照着刺蝟，它就跑不了。」我們倆就蹲在香瓜地邊，弟弟很有經驗，稍微一點「款款」聲，他突然亮燈，單住了一隻刺蝟，刺蝟不知所措，一點也不動，頭縮在身子裡，一團毛刺，根根提聲，如臨大敵，我拿來一塊帆布，緊緊包着刺蝟，刺蝟也不伸頭，「吱吱」直叫，我也不管他，把刺蝟放進小鐵籠。捉了三隻刺蝟，夜已深了，弟弟說：「你回家住吧，我在這裡看塘。」臨走的時候，我在小鐵籠裡放了兩隻被刺蝟咬破的香瓜。

早晨起來，我惦記着刺蝟，早早來到魚塘，小鐵籠裡，兩隻香瓜不見了，鐵籠底部殘存幾粒瓜種，三隻小刺蝟還在，大概空間太小，它們有點憋悶，舒展了身子，小頭，尖嘴，小眼，小爪，擠在一塊，憨態可掬。

弟弟說：「你帶回城裡給孩子們玩吧。」我說：「要是叫孩子們玩，不幾天，它們就沒命了，刺蝟是益獸，還是放生吧。」我把小鐵籠提到大堤上，抽開蓋子，歪倒，倒出三隻小刺蝟，它們起初還有點留戀，臥在那兒不動，待到伸出小頭，似乎感到四周是青草的芬芳，「突突」地消逝在草叢裡，極快。

人體污染源

吳聖利

荔枝的奇子異孫

陳培棟

荔枝有很多名稱，如四川省涪州的「玉真子」，廣東省高州貢園的「妃子笑」，曾是唐代「奔騰送荔枝」到長安給楊貴妃吃的；福建產的「十八娘」，因其果型細長，色澤深紅，國人把它比作十八歲的姑娘而美名；廣東東莞棠家園出產的「萬里碧」，果實晶瑩透明，爽甜脆嫩，其味芳香奇特，歷來為朝廷貢品。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讚曰：掛綠「爽脆如梨，漿液不見，去殼懷之，三日不變。」清代文學家朱彝尊說：「閩粵荔枝，向無定論，以予論之，增城掛綠，斯其最矣！」

荔枝有奇種，其核如芝麻，有一天下第一荔枝之稱。然而，在海南島原始森林裡的酸荔枝，果核幾乎佔了整個果實體積的十分之九，吃起來令人酸得口顫齒麻；但海南省近年培育出的無核荔枝，滋甜可口，是有天淵之別。海南還有一種「鵝蛋荔枝」，可說是「荔中之王」，每斤只有九至十個，其個子卻小如龍眼，渾身滾圓，果肉晶瑩潔白，每斤多至一百多個。

我國的荔枝從四月下旬開始成熟，一直延續到七月。多數在七月成熟，一般熱量大，含糖量高。據行家介紹，此時荔枝的糯米糍荔枝，果大肉厚、核小中空、肉質嫩滑、蜜味芬芳。果扁心形，果皮鮮紅，可食部分佔全果重的百分之八十，譽為「嶺南第一品」。桂味荔枝，其果近圓球形，果皮淺紅色帶綠，皮薄有刺突，抓有刺手感，其肉質爽脆，核小，清甜多汁，帶有桂花香味，多食不膩。還有廣西合浦縣的香山雞嘴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剝皮後乾爽，用紙包不滲漿液，清甜可口。解放後，一翻身農民曾贈毛澤東主席，中央辦公廳給他二百元謝意。

荔枝的奇子異孫

陳培棟

荔枝有很多名稱，如四川省涪州的「玉真子」，廣東省高州貢園的「妃子笑」，曾是唐代「奔騰送荔枝」到長安給楊貴妃吃的；福建產的「十八娘」，因其果型細長，色澤深紅，國人把它比作十八歲的姑娘而美名；廣東東莞棠家園出產的「萬里碧」，果實晶瑩透明，爽甜脆嫩，其味芳香奇特，歷來為朝廷貢品。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讚曰：掛綠「爽脆如梨，漿液不見，去殼懷之，三日不變。」清代文學家朱彝尊說：「閩粵荔枝，向無定論，以予論之，增城掛綠，斯其最矣！」

荔枝有奇種，其核如芝麻，有一天下第一荔枝之稱。然而，在海南島原始森林裡的酸荔枝，果核幾乎佔了整個果實體積的十分之九，吃起來令人酸得口顫齒麻；但海南省近年培育出的無核荔枝，滋甜可口，是有天淵之別。海南還有一種「鵝蛋荔枝」，可說是「荔中之王」，每斤只有九至十個，其個子卻小如龍眼，渾身滾圓，果肉晶瑩潔白，每斤多至一百多個。

我國的荔枝從四月下旬開始成熟，一直延續到七月。多數在七月成熟，一般熱量大，含糖量高。據行家介紹，此時荔枝的糯米糍荔枝，果大肉厚、核小中空、肉質嫩滑、蜜味芬芳。果扁心形，果皮鮮紅，可食部分佔全果重的百分之八十，譽為「嶺南第一品」。桂味荔枝，其果近圓球形，果皮淺紅色帶綠，皮薄有刺突，抓有刺手感，其肉質爽脆，核小，清甜多汁，帶有桂花香味，多食不膩。還有廣西合浦縣的香山雞嘴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剝皮後乾爽，用紙包不滲漿液，清甜可口。解放後，一翻身農民曾贈毛澤東主席，中央辦公廳給他二百元謝意。

唐杜甫主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顯而易見，他是對隋人崔嵬「不讀五千萬卷書，無得入此室」說法的挑戰。杜甫的理念頗多粉絲。北宋蘇軾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南宋陸游曰：「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皓曉送流年」，他甚至還說：「我生學語即耽書，縱橫萬卷眼欲枯」。看來，東坡很可能只是一種思想上的認同，而放翁則是身體力行了。誰知到了清代，便開始有人不買帳。鄭板橋云：「讀書破萬卷，胸中無適主」；舒位曰：「讀書萬卷讀不破，躲到破被叢中臥」。時過境遷，人心各異，這也是情理中事，不能看成是後人對前人的不敬。

李白杜甫的詩做得好，韓愈佩服得五體投地，稱：「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如果有人想挑剔，那只不過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而已。蘇軾的弟弟蘇轍亦步亦趨，也說：「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在他的眼中，李家有朝做詩的人儘管不勝枚舉，但能與太白少陵處在同一層面者，實在是寥寥無幾。孰料，降至清季，便出來個唱反調的人。此人姓趙名翼，他居然寫道：「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歷史在前進，時代在發展，詩人惟有與時俱進，方可能創作出真正動人心扉的華章。趙郎的如此見解與其說是對韓蘇諸公的不滿，倒不如說心扉的華章。趙郎的如此見解與其說是對韓蘇諸公的不滿，倒不如說心扉的華章。趙郎的如此見解與其說是對韓蘇諸公的不滿，倒不如說心扉的華章。

香瓜地裡捉刺蝟

王誦詩

荔枝的奇子異孫

陳培棟

荔枝有很多名稱，如四川省涪州的「玉真子」，廣東省高州貢園的「妃子笑」，曾是唐代「奔騰送荔枝」到長安給楊貴妃吃的；福建產的「十八娘」，因其果型細長，色澤深紅，國人把它比作十八歲的姑娘而美名；廣東東莞棠家園出產的「萬里碧」，果實晶瑩透明，爽甜脆嫩，其味芳香奇特，歷來為朝廷貢品。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讚曰：掛綠「爽脆如梨，漿液不見，去殼懷之，三日不變。」清代文學家朱彝尊說：「閩粵荔枝，向無定論，以予論之，增城掛綠，斯其最矣！」

荔枝有奇種，其核如芝麻，有一天下第一荔枝之稱。然而，在海南島原始森林裡的酸荔枝，果核幾乎佔了整個果實體積的十分之九，吃起來令人酸得口顫齒麻；但海南省近年培育出的無核荔枝，滋甜可口，是有天淵之別。海南還有一種「鵝蛋荔枝」，可說是「荔中之王」，每斤只有九至十個，其個子卻小如龍眼，渾身滾圓，果肉晶瑩潔白，每斤多至一百多個。

我國的荔枝從四月下旬開始成熟，一直延續到七月。多數在七月成熟，一般熱量大，含糖量高。據行家介紹，此時荔枝的糯米糍荔枝，果大肉厚、核小中空、肉質嫩滑、蜜味芬芳。果扁心形，果皮鮮紅，可食部分佔全果重的百分之八十，譽為「嶺南第一品」。桂味荔枝，其果近圓球形，果皮淺紅色帶綠，皮薄有刺突，抓有刺手感，其肉質爽脆，核小，清甜多汁，帶有桂花香味，多食不膩。還有廣西合浦縣的香山雞嘴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剝皮後乾爽，用紙包不滲漿液，清甜可口。解放後，一翻身農民曾贈毛澤東主席，中央辦公廳給他二百元謝意。